



一期一会，花的二十四节气

【文/张晓雯 图/乔、蔓玫】



“看花”的天性

对植物领域知名作者蔓玫来说，不关注到自然才是“不自然”的事。幼年时的她和外祖父母生活，家中长辈都爱花。时养盆花的数量逾百，算是有所启蒙。学画、临摹、写生，从《诗经》到《红楼梦》，从《本草纲目》到《芥子园画谱》，看的书里都有植物。还一度以为所有小孩都和自己一样，放了假便窝在家里，“调戏”花花草草。“我一直不是擅长社交和娱乐，植物和自然可能反而是最贴近我的伙伴——没有芥蒂，一直都在，随时随地可以给我灵感和抚慰。”她说。

尽管“自嘲”研究生时选择的植物学专业十分不浪漫——物种关系的收集、亲缘关系的分析、新品种的培育、以生物化学和农科的精神上山下田，风尘仆仆，满是大量实验和数据分析，但这份专业素养的确给她之后的创作以“特殊的技巧”：“古代的文人并不具备现代的植物学知识，在对他们描述的时令花卉进行研究的时候，学术知识成为非常有用的背景；而自己在进行花艺设计、绘画时，也不会因为一味追求情感和美感而顾此失彼，做出有悖科学常理或实际操作性的创作。”

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与节气有关的撰稿，一直延续至今，伴以研习园林景观、花艺设计等杂学傍身。不变的是，无论节气还是植物，在蔓玫心中都可算作是一门交叉了感性和理性的学问：风韵美感，却又本质真实。

花事，人事

蔓玫自认是敏感体质，对天气、季节的变化比大部分人有更微妙的感触。“不同季节的风在我闻起来有不同的味道，变天或是气候异常，也会很容易引起身体不适。”她说。

在我国古代，有“二十四番花信风”的说法，以五日为一候，三候为一个节气。从小寒的“一候梅花、二候山茶、三候水仙”，到谷雨的“一候牡丹、二候荼蘼、三候楝花”，每候都有某种花卉绽放，人们挑选一种花期最准确的花为代表，叫做这一节气中的花信风，意即带来开花音讯的风候。经过24番应花期而来的风之后，夏季到来。

对于这种说法，蔓玫认为，如果对照到现实，是种“准确而优美的一期一会”。植物的萌芽、开花、结果和叶落都与融合了中华传统智慧的节气关系紧密。年初发行的《节气手帖》便是如此跟随二十四节气记录植物，以她擅长的植物学理、诗词典故，来解读节气中的植物。如，单单是讲到立夏，一句“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”，她就援引《尔雅》的记载、李清照的词、丰子恺的画等“考据”来解释为什么樱桃总给人香艳光彩之感，而为什么人们说起芭蕉，又总会升起一股愁绪。👉